

第九届
国际吴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陈忠敏 陆道平 主编

第九辑

吴语
W U Y U

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九届
国际吴方言
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吴语
W U Y U

陈忠敏 陆道平 主编

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九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语研究.第九辑/陈忠敏,陆道平主编.-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444-8676-7

I.①吴… II.①陈… ②陆… III.①吴语-方言研
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①H1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6438 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郑 艺

吴语研究——第九辑

陈忠敏 陆道平 主编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75 插页 1
字 数 60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676-7/H.0300
定 价 9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和苏州科技大学江南文化保护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苏州科技大学江南文化保护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承办

目 录

语 音

再论 160 年前上海话声母 [dz] / [z] 变异

——回应钱乃荣先生 陈忠敏 2

江苏二甲方言入声初探 大西博子 14

从昆曲字腔看明代中州韵四声的调型 邓 隽 邓岩欣 21

无锡方言知庄章声母的读音类型与演变 胡智丹 31

建德九姓渔民方言音系 黄晓东 36

上海话和温州话阴声韵动态特征比较 凌 锋 57

从《鄞县通志·方言编》看鄞县方言的特点及演变 刘 斌 陶文燕 62

沈宠绥曲论中反映的明代吴方言 刘泽民 73

基于传教士文献的台州方言同音字汇 阮咏梅 78

南部吴语覃韵的层次及演变 孙宜志 90

上海老派方言同音字汇 陶 寰 高 昕 98

阴出阳收：为正吴音全浊擦音与次浊微擦近音类混之讹 王洪君 118

萧山临浦方言同音字汇 王佳亮 139

北部吴语与江淮官话元音 [i] 的擦化 吴 波 151

《华英字典》的宁波话音系 徐春伟 159

从感知线索看吴语典型入声韵 [vʔ] 中喉塞尾的性质 袁 丹 165

高淳方言古全浊声母的今读及演变 张 薇 177

温州话特读字的辨义增音与虚化弱变 郑张尚芳 188

语 法

苏州土白《马可福音书》中的介词 蔡 佺 192

苏州弹词文献中的方言语气助词“哉” 蔡晓臻 199

“好 X 不 X”共时与历时考察 崔山佳 206

冯梦龙《山歌》中的吴语代词和副词 黄明明 217

从人称代词到虚拟标记

——上海话“动词重叠式 + 伊”的语法化 金耀华 227

从近代西儒文献看上海话基本否定词的演变 林素娥 234

吴、徽语论元性强调代词研究述评 盛益民 245

常山方言的疑问代词及其非疑问用法 王丹丹 255

慈溪方言否定词研究·····	许仕波	267
吴语方言的“得(特、哉)”和“捉、逮”·····	张惠英	278
温州一带“显”字使用分布·····	支亦丹 崔山佳	284

词汇、文字等

方言用字面面观·····	敖小平	294
大台北地区同乡会吴语缙云方言的亲属称谓词语研究·····	陈贵麟	299
若干沪(吴)语词条目再定和词义再释(二)·····	褚半农	307
“碰”字方音分布类型及其历史来源·····	黄河	315
19世纪宁波吴语罗马字文献转写及翻译		
——以《一杯酒》《路孝子》为例·····	祁嘉耀	323
上海言话的“言”·····	钱乃荣	344
关于苏州方言历史文献的研究·····	石汝杰	349
汉语方言借贷等级初探		
——以江西上饶铁路话为例·····	杨文波	355
断代方言辞书的里程碑		
——读《明清吴语词典》·····	赵日新	370
苏州话俗语·····	汪平	378
常州方言四字格俗成语释例·····	钟敏	381
后记·····		389

语 音

再论 160 年前上海话声母 [dz] / [z] 变异

——回应钱乃荣先生

陈忠敏

我 2015 年《论 160 年前上海话声母 [dz] / [z] 变异——兼论北部吴语从邪澄崇船禅等母读音变异现象》(陈忠敏 2015, 以下简称“陈忠敏 2015 文”)一文认为,北部吴语从邪澄崇船禅等母读 dz/z 变异是反映文白异读的差异,钱乃荣 2016 年《论北部吴语从邪澄崇船禅元音变中的词汇扩散》(钱乃荣 2016, 以下简称“钱乃荣 2016 文”)一文则认为,这些声母的变异反映的是 dz 变 z 的扩散式音变,钱乃荣 2016 文还就与之相关的词汇扩散理论进行了一些解释和讨论。陈忠敏 2015 文、钱乃荣 2016 文的讨论的内容包括吴语语音史,规则音变的理解,文白异读概念,词汇扩散理论,以及早先吴语文献的解读等问题。这些问题已远远超出了吴语 dz/z 变异问题,涉及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层面,所以我认为这一学术讨论是十分有益的。我愿意再次就相关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以求教于钱乃荣先生及各位专家。本文分五个方面来讨论。

- 文白异读的鉴定以及特点
- 对早期传教士文献的解读
- 吴语各地 dz/z 变异所反映的文白异读
- 历代文献所反映的吴语 dz/z 变异
- 词汇扩散理论及规则音变

一 文白异读的鉴定以及特点

文白异读指一个方言中不少汉字(记录的是一个语素)有两个或多个有文雅/俗白风格区别的语音形式,形成成系统的层次(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 2013: 227)。我在 2003 年根据文白异读的来源和它的本质也做了更为清晰的定义:文白异读是一个方言里相同来源的语素读音,由于文言和口语的区别,而造成的系统的层次又音现象。这里所说的“音”是指一个音节中声母、韵母或声调三个语音单位中的某一项,而不是指整个字音(音节),或音节中的元音、辅音等音素(陈忠敏 2003)。关于文白异读的定义,要强调以下几点:

1. 文白异读的本质是语言接触现象,而它的表现形式是在一个方言里会产生成系统的音类又音。本地人有文白异读的语感,但是文白异读那种成系统的音类又音规律是由语言学家根据本地人的语感总结出来的。具体来说是根据发音人读书音和说话音的多数情形而总结出语音规律,然后再按照规律找出更多符合这些规律的文白异读。所以并不是说白读一定只出现在口语中,文读一定只出现在读书音中。随着两种语言交融必定会有相互渗透。本来某些文读的词或字,会进入日常口语。再说口语/读书语的判断有一定的主观性,比如当地的地名、姓名读音是口语里常说的,根据音类又音的规则,有的属于文读层,有的却属于白读层。所以文白异读(文读层/白读层)的划分标准最终必须落实到语音规则

上来,不是光凭口语还是读书音来判断。

2. 我们说文白异读是成系统的音类又读,不是字音的又读,所以文读音和白读音并非都要一对一的配对,可以缺文或缺白。例如上海话梗摄开口二等字“猛、冷、争、坑、樱”等字有文白两种读法,韵母读 $\tilde{a}$ 的是白读,读 əŋ (in) 的是文读。“浜、蚌、硬”在上海话里韵母只有 $\tilde{a}$ 一读,“笙、耿、幸”韵母也只有 əŋ (in) 一读,但是它们与“猛、冷、争、坑、樱”同属相同的中古音类,属于音类又音现象,所以也可分别归为对应的白读或文读。即只有 $\tilde{a}$ 一读的是白读,只有 əŋ (in) 一读的属于文读。强调音类的又读可以更好地体现文白异读的系统性、层次性和一致性,也避免了一个字一个字孤立的文白配对。

3. 文白异读也不需要整个音节的所有音类都不同,一个音节中只要有一项相异就能构成文白的对立。例如,厦门话字音文白异读的对应六种不同的类型(周长楫 1983)(见表 1)。

表 1 厦门话文白异读类型

	富	八	转	密	腐	卵
文读音	hu ⁵	pat ⁷	tsuan ³	bit ⁸	hu ³	luan ³
白读音	pu ⁵	pue? ⁷	tŋ ³	ba ⁶	hu ⁶	ŋŋ ⁶

“富”文白对立是声母的不同,“八”文白对立是韵母的不同,“转”文白对立是声母、韵母的不同,“密”文白对立是韵母、声调的不同,“腐”文白对立是声调的不同,“卵”文白对立是声母、韵母、声调都不同。显然文白异读的最小对立元不是音节,也不是元辅音音素,而是一个音节里的音类(声母、韵母或声调)。

4. 文白异读中的音类异读之间的关系不是演变的关系,而是音类逐字替换的关系。比如上海话梗摄开口二等白读 $\tilde{a}$ 与文读 əŋ (in) 不是演变关系,因为两者读音差距相当大,它不符合条件音变规律。上海话还有很多字读 $\tilde{a}$ 的,如“涨、打、厂”等根本没有 əŋ (in) 的异读。音类的逐字替代符合接触演变(contact-induced change)的规律。

5. 文白异读是系统的层次音类又音现象,层次是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特别是文教习传所传播的读音必定不会局限于一个方言点,而是一个面,至少同类的邻近方言会有相同的文读现象。如梗摄开口二等字有 əŋ (in) / $\tilde{a}$ 文白异读的不仅局限于上海话,在吴语,乃至南方方言里是一大片。所以当本方言某些语音变异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确定时,可以对照同类邻近方言的相同现象,看看是否有对应的文白异读层次。杭州话见母二等声母只有 tɕ 一种读法,而同类的周边吴语则有 $\text{tɕ}/\text{k}$ 文白异读,读 tɕ 的是文读,读 k 的是白读。根据读音层次在同类方言里具有层次对应性,可以认为杭州话见系二等声母读 tɕ 是文读,尽管在杭州话里不存在与之对应的白读。

综上所述,文白异读的本质是语言接触现象,是语言接触在语音上的一种反映。文白异读在本方言里呈现系统的音类异读,在邻近同类方言会呈现音类异读的层次对应。理清了以上文白异读的特点后,我们再来讨论早先上海话的 dz/z 变异的性质就十分清楚了。

二 对早期传教士文献的解读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近百年上海话的罗马字拼音文献非常丰富,不过这些作

者毕竟不都是语言学家，记录的质量也良莠不齐，如果我们翻译成汉语，也得认真翻译仔细推敲。陈忠敏 2015 文、钱乃荣 2016 文内提及的两本记录早期上海话的文献（艾约瑟 1853《上海方言口语语法》、Davis & Silsby 1900《汉英上海方言字典》）质量上乘，是我们研究早期上海话的宝贵材料。陈忠敏 2015 文、钱乃荣 2016 文对上述两书的有关章节有不同的解读，这里作一些讨论。钱乃荣 2016 文讨论艾约瑟的书是依据钱乃荣和田佳佳的中文翻译本（钱乃荣、田佳佳 2011），并非原文。钱、田的中文翻译不够精确，还有搞错的。现将原书这段话截屏粘贴如下（据 Edkins, Joseph. 1853/1868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econd edition 1868, p.47），并逐句解读：

68. The initials *z* and *dz* correspond, though somewhat irregularly, to the tabular initials *z*, *zh*, and *j*, *dz*, *dj*.

樹 丫 枝 *zù' au tsz*, *branches of trees*.

若 使 *zák sz'*, *if*.

魚 茶 *p'au' dzó*, *make tea*.

傳 下 來 *dzén' au lé*, *deliver down*.

聚 攏 來 *dzù' 'lóng lé*, *collect*.

The *d* is often dropped, both in reading and in the conversational form.

勿 會 寫 字 *veh wé' siá zz'*, *cannot write* (M, *tsz'*),

擺 渡 船 *'pá dú' zén*, * *ferry-boat* (M, *ch'uen*).

養 蠶 *yáng' zén*, *keep silkworms*, (M, *t'sán*).

The *d* is in some words retained in reading, when dropped in the colloquial form.

豺 狼 虎 豹 *zá* (R, *dzé*) *long 'hú pau'*, *wolves and tigers*.

稻 柴 *tau zá* (C.) *rice straw*.

柴 門 *dzé* (R.) *mun*, *wooden gate*.

造 完 *'zau* (R, *dzau*) *wén*, *finish building*.

原书 68 标题下第一段钱、田翻译为：“声母 *z* 和相应的 *dz*，稍微有点不规则。可以对应与表中的声母 *z*，*dz* 和 *z*，*dz*，*dz*。”此段翻译有误。应该翻译为：“声母 *z* 和 *dz*，尽管有点乱，对应表中的 *z*（邪母）、*zh*（禅母）、和 *j*（澄母）、*dz*（从母）、*dj*（床母）”，原文“the tabular”是指书 44 页的中古三十六声母表，他把它叫做“Native table of Initials”。截图如下：

Native table of Initials.

k 見 kien	k' 溪 k'i	g 郡 giun	ng 疑 ngi	t 端 twan	t' 透 t'eu	d 定 ding	n 泥 ni	ch 知 ch	ch' 徹 ch'eh	j 澄 jing	ni 娘 niang	
p 幫 pang	p' 滂 p'ang	h 並 biug	m 明 ming	f 非 fi	f' 敷 f'ú	v 奉 vong	w 微 vi	ts 精 tsing	ts' 清 ts'ing	dz 從 dzong	s 心 sin	z 邪 zié
tsh 照 tshau	t'sh 穿 t'shuen	dj 狀 jwang	sh 審 shin	zh 禪 zhen	y 影 ying	h 曉 hiaú	y 喻 yü	h 匣 hiahi	l 來 lai	rh 日 jih		

Edkins 对这个表做了拟音，邪母用 z，禅母用 zh，澄母是 j，从母是 dz，床母是 dj。原文 the initials z and dz correspond, though somewhat irregularly, to the tabular initials z, zh, and j, dz, dj. 其中的两个 “and” 并举，在英语里是有对举的含义的，两分句里 “and” 前擦音对擦音，“and” 后塞擦音对塞擦音，音类不同，用 “and” 分开。按现代语音学的术语，“and” 前是一个自然类 (natural classes)，“and” 后是另一个自然类。也可以看出 Edkins 是懂一点音韵学的，三十六母的“邪”“禅”拟为擦音，而“澄”“从”“床”等拟为塞擦音。可惜钱、田没看出！如果不是对举，原文的第二个 and 必须写在最后 “to the tabular initials z, zh, j, dz, and dj.” 而不是现在的 “to the tabular initials z, zh, and j, dz, dj”。钱、田的译文此句 and 前后都有塞擦音、擦音。其中原文 “and” 前的 zh 和 “and” 后的 dz 是两个不同的标写符号，译者居然转写为同一个国际音标 dz！

这一段话 Edkins 也只是说明上海话读 z、dz 声母对应于三十六母中的邪、禅和澄、从、床母，但是有些乱。

第二段：the d is often dropped, both in reading and in the conversational form. 钱、田的译文是“这个 d 经常失落，无论是在文读中或是在白读形式中”。如果按字面直译，把 conversational form 译为“白读”是有点问题的，the conversational form 确切的翻译是“交谈形式”不能翻译“白读”。原作者在书中两处说了他的“白读”的英文用词，在正文前的“Rules for using the orthography here adopted”，他特别说明以下的简称：

S. Shanghai sound

M. Mandarin sound

C. colloquial sound

R. reading sound.

原书第 43 页，也说：For some words of constant occurrence, the following contractions will in future be used: C, or S. C. Shanghai colloquial form. M. Northern mandarin pronunciation. R. or S. R. Shanghai reading sound.

原书第 47 页第三段，也是最为重要的那段，原文是：

The d is in some words retained in reading, when dropped in the colloquial form.

豺狼虎豹 (R. dzé) long ‘hú pau’ [dze lǎ hu pə]

稻柴 tau zá (C.) [dɔ za]

柴门 dzé (R.) mun [dze mɒŋ]

造完 ‘zau (R.dzau) wén [zɔ (R. dzɔ) uē]

这里的 reading 和 colloquial form 才应该翻译为“文读”“白读”，因为这句话的下面举了一个字有文白异读的配对例子，并且明白无误用大写字母 R. C. 在括号里标出。根据前述，R. = reading sound, C. = colloquial sound，口语词“稻柴”中的“柴”声母是擦音，原书作者标有 colloquial form 的缩写“C”，文雅词“柴门”中的“柴”声母是塞擦音，原书作者标有 reading form 的缩写“R”。“造完”中的“造”原书作者标有两种读音，读擦音的是“C”，读塞擦音的是“R”，这些十分清楚表明了读擦音的是白读，读塞擦音的是文读。文白异读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请注意，作者在第一段、第二段没有做这种文白异读的对举。

钱、田的译文在这里有翻译的失误。第二段中的“the conversational form”翻译为

“白读形式”，第三段“the colloquial form”翻译成“白话”，第三段下的例子 colloquial form 的缩写“C”翻译为“白读”。钱、田的翻译总结如下：

the conversational form = 白读

the colloquial form = 白话

colloquial form 的缩写“C”= 白读

相同的英文在没有特殊的情形下不应该翻译为不同的中文，不同的原文应该根据贴切的语义翻译为不同的中文，更而况这些词是十分重要的语言学术语。这些原则在钱、田的译文里被破坏了！

总结 Edkins 的三段话，第三段非常明确说明 dz/z 区别是文白异读差异。第二段“the d is often dropped, both in reading and in the conversational form”，我的解读是：文白异读是竞争关系，根据文强白弱还是白强文弱，读音会相互替代。d 在阅读和交谈时也常常失落，说明 dz 这种文读形式正趋于消失。可见在当时的上海话里就这一文白异读的竞争而言是白强文弱，这也间接解释了以后 z 声母会逐渐取代 dz 声母。所以这句话根本不能如钱文所说的“直接否定了‘读 dz 声母的是文读层，读 z 的是白读层’这个论断”。我们前面也已经说明了“文”与“白”会相互渗透，判断文读还是白读不能完全按照在阅读时出现还是口语出现作为最终依据，文白异读的最终判断只能是语音的规则。

再看钱文提及 Davis & Silsby 1900《汉英上海方言字典》，此书对当时上海话 dz/z 声母的描写并非如钱氏文章所说。Davis & Silsby 原书的英文名是 Shanghai Vernacular Dictionary，第一版售罄后，上海土山湾出版社于 1911 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官话的读音（增订版序言有说明），增订后的英文书名是 Chinese-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with Mandarin and Shanghai Pronunciation and References to the Dictionaries of Williams and Giles, by D. H. Davis and John Alfred Silsby, Shanghai TU-SE-WEI Press, 1911。第一版 188 页，增订版 272 页。原书对 dz/z 声母字多处说明是文白异读。现载录几例如下（汉字后是官话读音的拼音，S. = Shanghai, S. 后是上海话读音，有文白异读的，先文后白，白读注明 c. = colloquial form，文读则不标注。括号里的数码表示汉字排列数）：

“尝” chāng, S. dzang, c. zaung (1096, 4307)

“就” dziù, S. dzièu, c. zièu (1096)

“潜” tsiēn, S. dzien, c. zien (3890, 3891)

“聚” dzù, S. dzùi, c. zù (5373)

“墾” dzàn, S. dzan, c. zèn (7000)

“昨” dzō, S. dzauh, c. dzok, dzo, zau, zauh, zo (3013)

“昨”有六种读音，dzauh 是文读，其余 dzok, dzo, zau, zauh, zo 五种都标为白读，不过，文读的 dzauh 与白读的一种 zauh 声调、韵母同，只是声母有 dz/z 的差异，作为配对的文白差异是明显的。上面所举的例子 dz/z 差异作者都标写为文与白的差异，可见，作者认为这些字的 dz/z 异读是文白的关系。不过，书中还有很多字具有 dz/z 的异读，没标注 c.，如“曾” dzung/zung (3099)，“材” dze/ze (3145)，“漕” dzau/zau (3857)，“状” dzaung/zaung (4126)，“睡” dzoè/zoè (4571)，“席” dzih/zih (5766)，“裁” dze/ze (6104)，“袭” dzih/zih (6166)，“赵” zháu/záu (6513)，“杂” dzeh/zeh (7172)，

“静” dzing/zing (7214), “靖” dzing/zing (7212), “憐” dzan/zan (7389), “齐” dzi/zi (7747) 等。

这一时期 dz/z 的文白异读层次已经趋于消失, 有些字本地人感觉有文与白的不同, 有的这种差异已经淡化, 本地人只知道有异读而无文白感觉, 这是文白消失前常见的现象。根据文白异读音类系统性、规律性、一致性的特点, 当我们承认“尝就聚潜潜鏊昨” dz/z 异读是文白异读的话, 那么没标注的“曾材漕状睡席裁袞赵杂静靖憐齐”等字 dz/z 异读也应该归为文白差异。一个方言里, 同样的 dz/z 异读, 不能说一个是文白差异, 一个是内部扩散式音变。

可见艾约瑟《上海方言口语语法》、Davis & Silsby《汉英上海方言字典》的材料都是支持 dz/z 异读是反映文白异读的。

三 吴语及邻近方言 [dz]/[z] 变异所反映的文白异读

说早先的上海话声母 dz/z 异读是文白层次的差异除了有上述上海历史文献的记载, 还有其他的旁证。文白异读音类所反映的层次差异往往是一个层面的差异, 也即: 不但在一个方言点里反映这种差异, 同类的邻近方言也有对应的文读/白读层。这也是文白异读与一时一地的音变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点。同属北部吴语的江苏海门话古从邪澄崇船禅母文读是塞擦音, 白读是擦音(王洪钟 2011)(汉字后先标白读音, 后标文读音, 白读音和文读音之间用“/”隔开, 下同)。如:

前钱全旋 ezie²/dzie²、随 ezei²/dzei²、净 ezin⁶/dzin⁶、锄 szɿ²/dzu²、墙 ezian²/dzian²、坐座 szu⁴/dzu⁴、造兆召 szo⁴/dzo⁴、愁 szəu²/dzəu²、唇辰晨城成 szən²/dzən²、俗续 szo⁷/dzo⁷、席 ezio⁷/dzio⁷。

浙江临安、湖州等地方言的情形跟海门方言同, 据徐越 2007 年报道, 今声母读浊塞擦音 dz/dz 的为文读层声母, 读对应的浊擦音 z/z 则为白读层声母(徐越 2007: 61, 79)。如临安话: 词 zɿ²/dzɿ²; 治 zɿ⁶/dzɿ⁶; 社 zue⁶, zuo⁶/dze⁶; 谁 zue², zuo²/dze²。湖州话(徐越 2007: 27): 裁 ze²/dze²、锄 zɿ²/dzəu²。

江苏丹阳是“吴头楚尾”之地, 丹阳话虽说塞音、塞擦音只有清不送气、清送气二分, 但是它具有吴语的底子, 古从邪澄崇船禅的读音明显保留体现吴语的特征。古从邪澄崇船禅白读是擦音, 文读是塞擦音。吕叔湘先生 1993 年《丹阳方言语音编》有一份丹阳方言同音字汇, 有较为详尽的文白异读记录, 弥足珍贵。作者在前言说:

这里所记是著者青少年时代的语音, 也就是本世纪(20 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年代的语音。著者在私塾和小学读书的时候, 读的是文言文, 读书音和说话音是分得很清楚的。从 20 年代(1920)后期起, 小学的语文课里读的是白话文。尽管多数教师的“国语”还差劲, 也不能用读文言文的字音来读白话文了。著者 1987 年回丹阳的时候, 发现说话音的系统没有变, 尽管个别人对个别字的音有改变; 可是读书音已有很大变化。只有 60 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能用旧时的读书音读文言文, 中年以下的人无论读文言文或是白话文都只能用像样或不像样的北京音来读了。所以这里记的读书音只能作为丹阳方言语音史的一个剖面来看待。

作者撰书之时已年近九十, 文读音保留较为完整。下列的文白异读记录据吕叔湘 1993 一书: 族 so⁷/ts⁷ɔ⁷、柴 sa²/ts²æ²、床 saŋ²/ts²aŋ²、愁 se²/ts²e²、船 soŋ²/ts²oŋ²、辰 seŋ²/

ts^hen²、成城 sen²/tseŋ²/ts^hen²、盛 sen²/ts^hen²、常 sæ²/tsæ²/ ts^hæ²、尝 sæ²/ts^hæ²。

这一文白异读的特点不仅遍及北部吴语，南部吴语以及浙江徽语也有。

曹志耘 1996《金华方言词典》引论第五页说：“dz 母字多为文读，z 母字多为白读。”这里所涉及的声母是古从、邪、崇、船、禅等五母。如金华方言（据曹志耘 1996）：

助 zu⁶/dzu⁶、锄 zɿ²/dzu²、座 zu⁶/dzu⁶、才 zɛ²/dze²、罪 sɛ⁶/ɬui⁶、曹 zau²/ɬau²、愁 ziu²/ɬiu²、前 sia²/ɬiã²、藏 zaŋ²/ɬaŋ²、墙 ziaŋ²/ɬiaŋ²、存 zəŋ²/ɬəŋ²、净 zin⁶/ɬin⁶。

浙江开化话也有相同的情形，读塞擦音是文读，读擦音是白读（据笔者 1996 年调查）：

座坐 zui⁶/dzo⁶、字 zɿ⁶/dzɿ⁶ dzɿ⁶：ə⁶、槽 zəu²/dzo²、蚕 zu²/dzaŋ²、墙 ziaŋ²/dziaŋ²、匠 ziaŋ⁶/dziaŋ⁶、前 zui²/dziɛ²、脏 zɔ²/dzaŋ²、层 zeŋ²/dzeŋ²、凿 zo²/dzo²、嚼 zia²/dzia²、随 zui²/dzui²、隧 zui⁶/dzui⁶、袖 ziəu⁶/dziəu⁶、寻 zin²/dzin²、详祥 ziaŋ²/dziaŋ²、像象 ziaŋ⁶/dziaŋ⁶、锄 zo²/dzu²、床 zuaŋ²/zeŋ²、状 zi⁶/ɬuaŋ⁶、船 zyn²/dzyɛ²、辰晨 zin²/dzin²、城 zin²/dzin²。

徽语严州片建德话“从邪崇船禅母：白读擦音声母，文读塞擦音声母。例如：坐 su³/tsu³、邪 ɛiɛ²/tɕ^hia²、床 so²/tɕ^hyaŋ²、船 ɛyɛ²/tɕ^hyã²、成 sen²/ts^hen²”（曹志耘 1996《严州方言研究》p.61 好文出版社）。

这么多邻近方言 dz/z 都是反映文白异读差异，根据文白异读在同类或邻近方言有对应性、一致性的特点，可以从另一角度支持早先上海话所记载的 dz/z 变异也是反映文白异读差异，而不应该是 dz → z 音变。

四 历代文献所反映的吴语 [dz]/[z] 变异

江南一带方言从邪不分、床禅不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历史文献里屡有记录。最有名当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说的那段话：“南人以钱（从母）为涎（邪母），以石（禅母）为射（船母），以溅（从母）为姜（邪母），以是（禅母）为舐（船母）”。《颜氏家训》这段记录说明南朝时江南地区的方言从邪母、船禅母不分。日本空海所著《万象名义》更多保留原本《玉篇》的反切。今本《玉篇》从邪母是分的，而《万象名义》所保留的反切里以邪母字切从母字者很多，反映了当时江南吴语从邪母不分的情形（周祖谟 1966）。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也指出当时的江南方言的这一现象：聚，似主反，又俗裕反。“聚”是从母字，“似”是邪母字，以“似”为“聚”的反切上字，也说明当时江南方言从邪不分的现象。唐《可洪音义》卷二五说：“渍，疾赐反……，又似赐反者吴音也。”“渍疾”都为从母字，“似”是邪母字；显然根据《可洪音义》从母字要用邪母字做反切上字才是吴语，只能说明当时的吴语从邪母都应该读擦音。陶宗仪（1329 年—约 1412 年）是元末明初人，所著《南村辍耕录》描写松江人射字法游戏，从邪合一，以“晴”作为代表字，“晴”下两助纽字为“晴涎”，而且“晴”“成”助纽字第二字相同，说明“晴”（从）、涎（邪）、成（禅）”声母同。晚明冯梦龙编辑的苏州一带民歌集《山歌》也有很多从邪崇母同音的现象。如：

坍塌草庵成弗得个寺，何仙姑丫鬟两分开。（01.19）（寺邪 = 事崇）

间边有画弗知个边个字，上头箍紧下销钉。（06.22）（画 = 话，字从 = 事崇）

这两句诗里“寺”“事”同音替代，“字”和“事”也同音替代，说明当时的苏州话

“寺、事、字”同音。《山歌》另一句诗有：

姐道：郎呀，褥子上番身无席摸，千条锦被弗如郎（07.20）（标题《寂寞》）

诗歌的标题就是“寂寞”，诗句里用“席摸”来替代“寂寞”，说明“寂从”“席邪”同音。同时期的苏州人沈宠绥《度曲须知》中举了许多当时苏州一带吴人读音的“错误”，希望“度曲”的时候要更正，也即作者所说的“正讹，正吴中之讹也”。如“范例三”中有“北曲正讹考”，说：“‘详翔’，徐将切，与‘墙’之齐将切异；‘词辞祠’，祥慈切，非墙慈切”。“徐”邪母，“墙”从母。作者所说的错误之处也正是那个时代苏州一带吴语的特点，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州一带从邪不分。今苏州话音系里虽然没有 dz 声母，不过，如同上海话一样，苏州话在 19 世纪末也是有 dz 声母的。苏州传教协会（The Souchow Missionary Association）在 1891 年编著的《苏州方言字音表》（A Syllabary of the Soochow Dialect）就列有 dz 声母，书里对这个 dz 声母后还有特别的一个说明：

The initial is usually pronounced as z, by the common people. Scholars, however, prefer dz.

联系上面的文献，这段话所反映的绝不是钱乃荣 2016 文所说的学者发音趋保守而已，因为在苏州话里明中晚期这些声母字已经读擦音了。原本的 z 不可能清末变为塞擦音 dz，以后再变为擦音 z。这种 z → dz → z 式的回头音变是十分罕见的，除非是语言接触引起的音类叠置。

陈忠敏 2015 文的解释更为合理：至少从南朝开始江南一带的话（江东方言）从邪崇船禅等母就读浊擦音 z。笔者认为吴语古从崇船禅读擦音是白读，读塞擦音是文读，那么读塞擦音的文读读音从哪里来的呢？通常说白读是方言本身的，文读来自北京等权威官话。我们发现情况不是如此。根据我们分析从邪崇船禅等母读浊擦音是本地的，读浊塞擦音是权威方言的。其中邪禅船母在今北京话里多数是读擦音的，只有杭州话绝大多数是读塞擦音的。我们看杭州话、绍兴话（据王福堂 2015）、1853 年 Edkins 记载上海话（文读），以及普通话某些邪禅船母的读音（声调略去）：

表 2 杭州、绍兴、上海（1853）和普通话邪禅船母的读音

汉字	中古声母	今杭州	绍兴话	Edkins 上海话	普通话
随	邪母	dzɿei	dze	dzɿe	suei
谁	禅母	dzɿei	dze		ʃuei
睡	禅母	dzɿei	dze		ʃuei
徐	邪母	dzy	dzi		ɕy
袖	邪母	dziɿ		dziɿ	ɕiou
寻	邪母	dzin	dziŋ	dziŋ	ɕym
旬循巡	邪母	dzym	dziŋ	循 dziŋ	ɕym
剩	船母	dzəŋ	dzəŋ	dzəŋ	ʃəŋ
序叙绪	邪母	dzy	dzy	序绪 dzy	ɕy
象像橡	邪母	dziɑŋ	dziɑŋ		ɕiaŋ
席习	邪母	dziɿ?	dzie?	席 dziɿ?	ɕi

上表中的 18 个字杭州话只有浊塞擦音一种读法, 普通话只有擦音一读, 但是 19 世纪中叶上海话、今绍兴话都有可读浊塞擦音 (19 世纪上海话、今绍兴话很多字都有塞擦音 / 擦音两读的, 本表只列读塞擦音的), 其中绍兴话 18 个字有 17 个可读塞擦音, 19 世纪中叶的上海话也有 8 个字可读塞擦音。显然吴语里这种文读声母不可能来自北京话, 各地 dz 读音跟杭州话的对应, 只有可能是来自当时吴语地区权威话——杭州话。北宋时, 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 已经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靖康之难, 宋皇室及大批中原移民南渡, 在临安 (今杭州) 建都, 时间长达 150 年左右 (1129—1276), 当时的杭州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具有中原官话色彩的杭州话无疑对整个江南地区有较强的影响力, 其中杭州话这些声母读塞擦音的特征覆盖在整个江南吴语之上, 与原来吴语读擦音的形成文白层次差异。不过, 这种影响力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而逐渐失势, 所以今吴语区里古从、邪、澄、崇、船、禅等六母读塞擦音的文读层与读擦音的白读相比是处于弱勢的。整体而言, 各地塞擦音文读层呈衰退貌, 这一文读层消失的过程和程度在各地吴语是不一的, 有的消失得快, 有的消失得慢; 有的一部分字消失, 有的则是大部分字里消失, 才会古从、邪、澄、崇、船、禅等六母在今吴语里对应复杂、混乱, 才有高本汉、赵元任等人描述的这六个声母在各地“吴语读作塞擦音或摩擦音, 乱七八糟的并没有任何条理”(高本汉 1915—1926/1940: 326—327), 读音是“一处一个样子”“一笔糊涂帐”(赵元任 1928)。这种解释跟历代文献的相关记载, 也跟今方言的读音情形更为匹配, 更为合理。

五 词汇扩散理论及规则音变

钱乃荣 2016 文说“陈文对王士元教授著名的语音演变的‘词汇扩散论’在认识上存在偏误, 其对‘词汇扩散论’的理解是: ‘由语言内部造成的语音变异是一个音变链上的前后阶段, 表现为词汇扩散式的音变’。认为‘词汇扩散论’和新语法学派的规则音变一样, 都只指由本语言自身原因造成的音变现象。这是对王士元理论的严重曲解”。其实钱乃荣先生不知道“词汇扩散理论”提出的理论背景。我愿意在此多花一些笔墨就词汇扩散理论的产生、发展提出自己的体会。

新语法学派提出的规则音变 (regularity hypothesis of neogrammarian) 是规则的, 是受纯语音条件制约的, 在一个言语社团中只要相同的音变条件, 要变相同语音条件的词 (语素) 统统变, 毫无例外。破坏音变规则的因素有语言接触 (language borrowing, or dialect mixture) 和类推 (analogy)。(Osthoff and Brugmann 1878、Bloomfield 1933: 360—365)。所以持规则音变的人早已明白语言接触会导致不规则音变。规则音变内容不涉及由语言接触、类推所造成的变化。新语法学派认为音变在语音上是渐变的, 但表现在词汇上则是突变 (phonetically gradual and lexically abrupt), 而持词汇扩散理论者则认为新语法学派不对, 因为有些现象很难用语音渐变性来解释的, 比如语音换位 (metathesis)、清浊、鼻化等音变都是非此即彼的音变, 很难看到有渐变。所以提出在语音上是突变, 在词汇上的表现是渐变的 (phonetically abrupt and lexically gradual) (Wang 1969)。词汇扩散理论的价值就在于提出一种与新语法学派不同的音变模式, 据此可以解释新语法学派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 所以跟新语法学派一样, 经典的词汇扩散理论都是指语言内部的音变, 否则无法挑战新语法学派的规则音变。陈渊泉和王士元 1975 年发表在 Language 上的文章也明确指

出词汇扩散是指在一个语言系统内的现象 (lexical diffusion is exclusively a system-internal phenomenon) (Chen & Wang 1975),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词汇扩散理论经典版。“经典版”甚至排斥语言接触在音变中的作用 (Cheng & Wang 1972、Wang & Lien 1993)。拉波夫试图调和新语法学派规则音变和词汇扩散式音变这两类音变, 他认为这两种音变在一个语言系统中都存在, 前者是人们对音变无意识的下层音变 (change from below) 时起作用。当人们对音变有意识, 音变赋予社会语言学的价值 (sociolinguistic value), 就会产生上层音变 (change from above), 此时就会存在音变的词汇扩散现象 (Labov 1994: 453)。显然经典版词汇扩散理论极大地挑战了新语法学派规则音变理论, 拓展了音变研究的类型和范围, 也丰富了历史语言学关于音变研究的理论。汉语潮州方言阳上 / 阳去变异是词汇扩散理论提出的一个主要依据, 词汇扩散理论多篇文章都涉及到潮州话声调变异的例子 (Wang 1969, Wang & Cheng 1970, Cheng & Wang 1972、Chen & Wang 1975, Wang & Lien 1993), 其中郑锦全、王士元 1972 的文章是专文讨论潮州话阳上 / 阳去变异的, 该文对《汉语方音字汇》(1962 年第一版) 潮州方言阳上 / 阳去声调变异进行统计, 认为潮州话阳上 / 阳去变异跟语言接触无涉, 词汇扩散是独立的系统内部的演变 (the evidence presented leads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ase of lexical diffusion called to our attention by Hsieh must be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system-internal development), 而潮州话这种声调变异是一种音变在途中 (in midstream) 的词汇扩散现象 (Cheng & Wang 1972)。1979 年拉波夫在他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讲时介绍郑锦全、王士元 1972 文章的结论, 并认为潮州话声调变异是支持词汇扩散理论的典型案例 (Labov 1981)。不过, 围绕郑、王 1972 的文章也有很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潮州方言声调变异是语言接触所造成的文白异读现象, 不属于语言内部音变, 用语言接触解释更为合理 (Chan 1983, Egerod 1976, Pulleyblank 1978, Ting 1978)。王士元、连金发 1993 的文章回应了这些争议。该文承认潮州话里阳上 / 阳去变异是语言接触的产物, 是语言接触引起的双向扩散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现象。不过他们也申辩词汇扩散理论所适用的范围可以扩大, 也可以解释语言接触引发的变化, 也即: 语言接触引发的语音变化在词汇上的表现是渐变的, 逐词 (语素) 逐词 (语素) 替代的。作者称这是词汇扩散理论的扩展版 (an extended version of Lexical Diffusion) (Wang & Lien 1993)。笔者也曾撰文报道由于语言接触会引起语音的双向扩散演变现象 (陈忠敏 2007)。对“扩展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扩展版的解释范围当然扩大了, 除了语言内部音变外还包括由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和类比。不过, 只有“经典版”才会对规则音变提出挑战, 因为“扩展版”中的语言接触和类比部分与新语法学派规则音变所谈的内容不是在一个层面上, 无法交接。而钱乃荣先生所谈论的上海话 $dz \rightarrow z$ 音变据他的解释是属于语言内部的音变, 而不是语言接触引发的变化, 所以我们以“经典版”的词汇扩散理论与之对应并没有发生误解。

参考文献

-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上海方言口语语法 [M]. 钱乃荣, 田佳佳,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 曹志耘. 严州方言研究 [M]. 日本东京: 日本好文出版社, 1996.
- 曹志耘. 金华方言词典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